

东坡大家讲

从“周郎赤壁”到“东坡赤壁”
苏轼三咏赤壁完成英雄之旅

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伍晓蔓做客“东坡大家讲”第八讲

伍晓蔓解析
苏轼三咏赤壁

一咏：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

在《赤壁怀古》中，我们能感受到苏轼强大的年龄焦虑。他将自己与周瑜对比，感叹时光易逝，再有宏图壮志如今也难以施展。“所以周郎赤壁从何而来，并非‘人道是’，而是苏轼自己‘周郎情结’的外显。”

二咏：《赤壁赋》

在《赤壁赋》中，苏轼构建了一个“客”的形象。进而在“我”与“客”的一问一答中，苏轼完成了向“东坡”的迭代之旅。“我”与“客”相与枕藉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，也恰恰说明，苏轼心中的两种人格和谐而统一地走向了超然之境。

三咏：《后赤壁赋》

苏轼在《后赤壁赋》里描写的意象与意境，新增“孤鹤”意象，从最早的“孤鸿”到如今的“孤鹤”，苏轼从群体走向了更深邃的自我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武赤壁”转变成了“文赤壁”，与历史有关的“周郎赤壁”升华为哲学意义上的“东坡赤壁”。



10月20日，伍晓蔓在三苏祠的东坡盘陀像前开讲。杨涛 摄

元丰五年(1082年)，本该是北宋历史上平平无奇的一年，但因为苏轼，这一年成为中国文学和哲学史上重要的时间点，影响了千年以来的文人墨客；赤壁之战，本该是一场单纯的历史战役，也因为苏轼，“赤壁”从军事走向了哲学升华，从此赤壁的江水多了天地万物与我为一的厚重感。

10月20日下午，“东坡大家讲”名家系列讲座迎来了第八讲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伍晓蔓做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，以《苏子瞻三咏赤壁》为题，从心理学角度切入，带领现场观众重回元丰五年的大宋黄州，探索苏轼在这一年的心灵成长之旅。伍晓蔓声情并茂的分享方式赢得了在场观众阵阵掌声，她以苏轼创作于元丰五年的名篇为线索，带领大家细读“三咏赤壁”。在三苏祠的东坡盘陀像前不时诵读词赋，让本场讲座沉浸感和氛围感十足。

从意象看心境
苏轼初到黄州并不快乐

“乌台诗案”后，苏轼被贬黄州近五年之久。今天，我们说“东坡”哲学从黄州开始，他是旷达从容的，是心胸开阔的。但刚到黄州之时，他也是痛苦万分的。伍晓蔓在讲座一开始，就为苏轼的愁闷进行了“正名”：“如果你在45岁时，突然从风光无限的高处跌落，你能旷达吗？在这里，我们不必把苏轼当作一个古人，不管古人今人，这种时候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痛苦。”

在《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》中，苏轼叹息名花海棠生在这杂花丛中，无人知它的名贵；在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中，又写“缥缈孤鸿影”。显而易见的是，“海棠”“孤鸿”这些意象都是苏轼当时

心灵的外化，这个时期的他有极苦闷、难以排解的时候，而恰好是他有起有伏的心路历程，让他显得尤为真诚可爱。“文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，叫真诚。当你痛苦的时候就写痛苦，当你超越时就写超越，这是成就一个大文豪最重要的品质。”

伍晓蔓同时引用了朱刚教授总结苏轼黄州生活时的一段话：“耕种自济、养生自保、著书自见、文学自适、韬晦自存”。从而我们似乎能更加体会，为何苏轼会认为自己是“孤鸿”。当他脱离曾经的环境社会后，他生命里的每一天都需要和自己相处，“当你无法逃离地需要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你能否搞定你自己？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。”伍晓蔓说。

正是在经历了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折磨与重建后，时间来到了元丰五年。这一年，苏轼创作颇丰，许多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作品都创作于元丰五年。这一年，苏轼经历了重要的心灵成长。

从一咏到再咏
两种人格统一走向超然

元丰五年寒食节，苏轼写下《寒食雨二首》，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《寒食帖》。在诗中，他说“也拟哭途穷，死灰吹不起”。伍晓蔓讲述着苏轼的心情，他也渴望能穷途痛哭，但奈何哭都哭不出来，心已如一捧死灰，吹不起一丝涟漪。

直到《定风波》中有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以及《浣溪沙》中写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将白发唱黄鸡”，似乎苏轼的心境有些许不一样了。

这一年夏天，苏轼游赤壁，写下著名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其中一句为“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”。

伍晓蔓特意提到“人道是”三字，不断引领现场观众思索，为何苏轼要在此处写“人道是”，是真的听人说这么简单而已吗？在《赤壁怀古》中，我们能感受到苏轼强大的年龄焦虑。他将自己与周瑜对比，一个是雄姿英发、羽扇纶巾，一个是早生华发、人生如梦。他感叹时光易逝，再有宏图壮志如今也难以施展。

“所以周郎赤壁从何而来，并非‘人道是’，而是苏轼自己‘周郎情结’的外显。”伍晓蔓总结道，这个地方本无周郎赤壁，在苏轼的情结投射下，产生了“周郎赤壁”。

元丰五年的秋天，苏轼再游赤壁，写下《赤壁赋》，在这篇赋中，苏轼构建了一个“客”的形象，“客”所吹洞箫呜呜然，有悲怆之音，令苏轼不解。进而在“我”与“客”的一问一答中，苏轼完成了向“东坡”的迭代之旅。

伍晓蔓解释道，《赤壁赋》中“客”也在感叹时光易逝，英雄消亡，与《赤壁怀古》中“我”属于同一范畴的心境。到了《赤壁赋》中，苏轼的“我”则是一个崭新的增量，正是因为这个增量，苏轼开始收获成果，开始成为“坡仙”。

“不管是《赤壁怀古》中的‘我’还是《赤壁赋》中的‘客’，他们都只生活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之中，只有在有限里，他们才能存在，而当有限的条件消失，他们也就痛苦。”而在《赤壁赋》中，苏轼在回答“客”的问题中，造就了另一番升华，从不变者去观之，看到真正的永恒，正是在这个尺度上，苏轼才得以慢慢地变得豁达。

在文章最后，“我”与“客”相与枕藉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，也恰恰说明，苏轼心中的两种人格和谐而统一地走向了超然之境。

伍晓蔓借用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来概括：一个人只有当他适应了

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也就是说，当他同自己保持和谐的时候，他才能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去适应外部世界所提出的要求；同样，也只有当他适应了环境的需要，他才能够适应他的内心世界，达到一种内心的和谐。

苏轼三咏赤壁
完成人生的“英雄之旅”

元丰五年的冬天，苏轼三咏赤壁，写下了更为深奥难懂的《后赤壁赋》，伍晓蔓以心理学说中“自我”与“自性”剖析了苏轼在《后赤壁赋》里描写的意象与意境。其中新增“孤鹤”意象，从最早的“孤鸿”到如今的“孤鹤”，苏轼从群体走向了更深邃的自我。有些内心深处的东西，只适合一个人前往探寻。

伍晓蔓继续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，他将心灵比喻为一座冰山，浮出水面的是少部分，代表意识，而埋藏在水面之下的大部分，则是潜意识，《后赤壁赋》更多是对潜意识层面的探寻与思索。在人的潜意识层面，40岁以后要超越建功立业，追求自性的圆满，而有一些无法察觉的内在冲动，迫使人们离开人群寻找自由。这种意识就不得不像“孤鹤”一样，突然闯入梦中。

神话学家坎贝尔曾提出“英雄之旅”的心理模型，构建了一个“英雄”启程、启蒙、归来的完整过程。有一天我们会听见召唤，在跌落悬崖的过程中接受挑战、突破自我重生，最后整合资源，完成任务，并带着礼物回家。

“元丰五年的苏轼，不就带着礼物回家了吗？”伍晓蔓笑着说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武赤壁”转变成了“文赤壁”，与历史有关的“周郎赤壁”升华为哲学意义上的“东坡赤壁”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